

文学与传媒交叉发展谱系梳理——传媒与文学的自反

陈锦航

兰州文理学院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了文学与传媒关系的发展癖习，可以简单分为四个阶段：文学就是传媒；大众媒体时代传媒从文学中独立并分化、专业化；传媒与文学相互促进；信息技术时代传媒与文学的角力。在今天网络信息传媒的时代，二者亦出现了三个自反性特征：传播主体、内容、语言的自反，文学与传媒不仅仅是相互影响、而是又进行角力，寻求区分，这就是未来文学与传媒关系的常态。

关键词：谱系；文学；传媒；自反性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2.20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讲到“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1]。”而文学与媒体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信息时代传媒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文学确早已对传媒语言影响深远。

不论是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还是文学与传媒更加频繁的互动和相互影响，都需要对于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和发展谱系进行梳理，谱系的研究与梳理是一个学科的自身合法性立足之本，也能够帮助交叉学科研究者把握研究定位与研究动态，不论是传媒、文学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均有意、无意思考并实践着二者的交叉影响与实际作用，但是迄今鲜有对于二者关系与发展谱系的叙事和梳理，这正是本研究所要呈现的，并进一步反思二者的辩证发展关系。

一、文学与传媒交叉发展谱系梳理

（一）文学就是传媒

在现代专业新闻行业出现之前，虽然印刷术大幅地推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发展，但是传媒还局限于人们对于现实或文学故事的讲述、私人信件阶段。所以文学本身就是传媒，中国古代话本小说、戏剧、历史记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作品，对它们的传播亦是传媒本身。宋代柳永的诗词在他所生活的汴京娱乐圈和坊间传播，当时的风月女子谁得到柳永的赠词，谁就会徒然爆红，身价十倍，“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中国古代诗词曲艺等文学作品其实也无意间发挥了新闻传媒的作用^[2]。

（二）专业传媒主体的出现——传媒从文学中独立并分化、专业化

现代的新闻报道的语言与内容要求对客观事实的概

括，这不仅因为要用语言传达客观事件的总体情况和来龙去脉，还因为新闻一般要求精炼、简明。对新闻事实的概括要立足全局，抓住特征，正确反映整体。这种语言特点亦是文学的一个字迹，随着电报、专业报刊的出现，新闻报道在及时性的前提下，使用上述特点的语言特点，呈现、报道、传播事实。新闻是从文学的题材演化而来的，新闻报道是近代出现而逐渐从文学中分离出来并专业化而来的^[3]。但是这种分化不能概括为二者日趋独立，不产生相互作用的发展方向，即不能简单认为对新闻事实的概括要立足全局，抓住特征，正确反映整体，具有外指性。文学作品则通过心理描写、文学表达技巧来寻求深入完全表达人物的经历^[4]，文学具有内在指向性，文学世界是自足的，它不需要与外在事实相一致^[5]。文学本身的语言和时代风格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传媒语言^[6]，反之，随着消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对传媒和文学的影响，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新闻报纸语言亦反过来受到文学影响，以适应大众传媒阶段的需要。

（三）大众传媒时代——传媒与文学相互促进

大众传媒是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的产物，传媒成为一种产业，新闻报刊对发行量的追求，商业化，使得新闻报道又借助文学语言的特点，向深度和形象化发展，用小说笔调来写新闻故事，用散文化、小说化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同时保证新闻报道的准确与客观^[7]。大众传媒时代，文学与传媒发生了位移^[8]，《南方周末》与《华尔街日报》的深度采访从文学角度而言，不再是冰冷的客观笔调，而是对采访人物、事件的故事化、个性化呈现，并有深度感情的表现，“南方系”的新闻写作手法成为新时期时期中国新闻写作手法的标杆^[9]。

新闻传播也反过来促进、催生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其本身就是与文学媒体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现代印刷业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刊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

革新，与现代小品散文的发展^[10]，中国近现代新闻报纸是中国近现代小说的重要传媒载体，文学作品由于考虑到传媒载体的特性而对文学作品的篇幅进行调整、内容上也会对媒体潜在读者进行有意无意的考虑，而传媒的宣传与文艺评论、作家评论、文学作品的广告有力推进了文学作品的转变和文学本身的转变、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成为大众传媒载体上文学作品的主流，甚至促成了文学经典的诞生^[11]。民国著名作家张爱玲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12]，而她自己的都市文学亦在这些小报上刊出，并有文学评论跟进，而她自己的故事也成了小报的八卦话题。

在传媒载体上传播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也发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启蒙作用^[13]，一些社会议题的文学作品在传媒载体上的出现也改变、影响了传媒载体本身的社会角色与受众感知，甚至推进了实际的社会运动，如印度独立反抗英国的统治严重依赖新闻和文学^[14]。

（四）信息技术时代传媒与文学的角力

随着互联网带来的第三次信息革命，新闻变成了新近信息的媒介互动^[15]，建立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与交互技术之上的新媒体因其所具备的即时性、共享性与个人性^[16]，也影响到了文学创作，大量都市言情小说、新世纪言情小说，成为主流风格。

过去不被关注的作家亦成为媒体曝光和关注点，在文学的审美尺度之外，大众传媒正以自身的运作规律和评判标准作用于文学场；反之，文学家也认识到大众传媒的力量，自己意识到可以作为传播者，不仅宣传自己的文学作品，也有了代言意识，并出现了明星化倾向，会在大众传媒上调整自己的文学家形象呈现^[17]。

信息时代的媒体使得作者可以直接向公众展示自己。这是第一个创新元素。不再是文学评论家、专家、编辑建议或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向公众展示诗人或作家，而是作者自己向观众展示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或者不是文学作品，决定了它的成败^[18]。

使得上述变化得以实现的也有传媒本身的作用，传媒学自身学科专业化、理论化，成了“常人”的社会知识，媒介成为人的延伸，可以让作家作为传播者进行传播的信息和效果控制^[19]，甚至生产并利用“圈子”文化，对文学作品与作家在传播领域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20]。二者互相角力，大众传媒尝试以自身的运作规律和评判标准作用于文学场，而作为传播者的文学家尝试利用传媒推广自己的文学作品、调整自己的文学家形象呈现、跨界传播、并在“圈子”文化中于传媒进行角力与博弈。

物极必反，第三次信息革命也是大数据革命，对于传统的广播、电视与新闻业这些传播主体带了巨大的冲击^[21]，对于消费、言情文学的泛滥和文学作品整体品位的降低，意味着传统美学对于永恒，美和灵魂抚慰的追求的消逝，取而代之的则是追求瞬时，“审丑”与欲望的满足^[22]。文学界自身也对此做出了回击，像纯文学、与纸质文学作品的回归。

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精品上，只想着走捷径、搞速成，是成不了大师、成不了大家的。我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说过，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过眼烟云^[23]。”

二、结论与讨论

（一）传媒与文学交叉发展谱系图示

发展谱系仅仅是理想类型，“谱系”并不简单地呈现发展史叙事，而是与权力有关^[24]，并不仅仅是传播者与传播者的主体与客体的博弈，传媒技术的发展，传播理论的知识亦是在谱系的发展与叙事中使得微观的权力与意外后果得以运作和呈现。而本文本身亦是通过对文学与传媒发展谱系梳理建构文学与传播学——交叉学科下展开研究之合法性的铺垫。

（二）文学与传播的自反

1. 传播主体的自反

与大众常识认识不同，在数字信息时代，与信息消费的背景下传媒的巨大变化并非仅仅裹挟着文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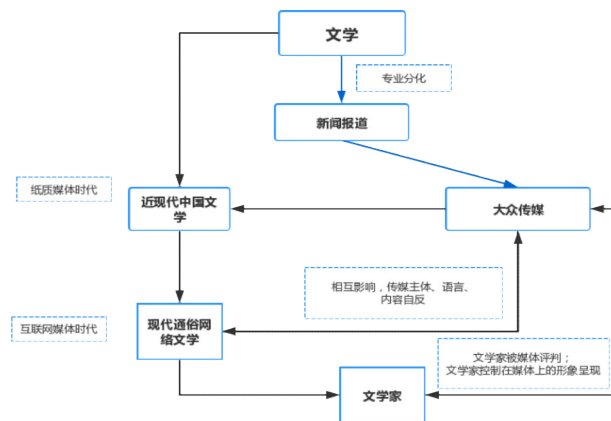


图1 文学与传媒发展关系谱系图

创作与传播，不论是传统还是新媒体机构均无法占据话语主导权，文学家也会利用网络媒介的自发性特点甚至传媒理论对自己的作品和自身进行传播与呈现，被传播者变成了传播者。

2. 传播内容的自反

理论上，文学作品是文学传播的主要传播内容，但是作家的个人圈粉化与明星化，发生了“奇怪”的现

象,关于作家的评论与八卦先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原本是文学作品传播附带的作家本身,反过来成了传播首要内容。

3. 传播语言的自反

新闻报道脱胎于文学,并专门化,专业报道的语言文风最初也与文学作品非常不同,但是在今天随着深度报道对文学语言与叙事风格的借鉴,二者语言风格又逐渐趋同,如果不是报道的即时性,和现实性,是难以区分文学与传媒语言上的不同。

而在上述三个自反性的背后,文学与传媒不仅仅是相互影响、而是又进行角力,寻求区分,这就是未来文学与传媒关系的常态。此外,传统的传播学理论^[25](如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及功能)也由于二者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复杂化导致分析乏力,这有待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建立提出新的分析理论和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1.25谈媒体融合发展十大“金句”[EB/OL]. 人民网[EB/OL]. [2019-01-26].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126/c14677-30591465.html>.

[2] 薛孟佳. 宋代柳永词传播初探[D]. 重庆: 重庆大学, 2009.

[3] 印焕炜. 浅析新闻报道中如何融入文学性[J]. 青年文学家, 2011(17): 226.

[4] 新闻报道做不到的事, 作家来做[EB/OL]. 单读人民文学出版社. https://www.sohu.com/a/341002747_563941.

[5] 张启民, 刘雪燕. 新闻传播学与文学的表现关系[J]. 中国地市报人, 2011(4): 37-38.

[6] Kulaszewicz, Kasia E. Racism and the Media: A Textual Analysis. Retrieved from Sophia[EB/OL]. the St. Catherine University repository website. <https://sophia.stkate.edu/msw-papers/477>.

[7] 焦鹏志. 关于新闻传播学在现实中的探讨与传播学在文学中的运用[J]. 时代报告, 2011(10): 239.

[8] Biagio D' Angel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HARING KNOWLEDGES FOR PRESERVING CULTURAL DIVERSITY[EB/OL]. Literature And Mass-Media-The Spectacle Of Writing, Vol. II. <https://www.eolss.net/Sample-Chapters/C04/E6-87-04-01.pdf>.

[9] 刘志向. 新闻特稿的文学叙事研究——以《南方周末》新闻特稿为例[D]. 漳州: 漳州师范学院, 2013.

[10] 王富仁. 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J]. 读

书, 2004(5): 86-89.

[11] 李宗刚, 田仁云. 文学的传播与经典的诞生——传播学视野中的《班主任》[J]. 东方论坛, 2014(1): 93-99.

[12] 王吴军. 张爱玲. 我是小报的忠实读者[J]. 文史博览, 2016(8): 28.

[13] 王大慧. 从传媒视野看《晨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D]. 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 2006.

[14] Gurmel S. Sidhu. Ghadar Movement: Role of Media and Literature[EB/OL]. <http://www.canadiansikhcentre.com/wp-content/uploads/2013/04/Gadar-Movement-Role-of-Media-and-Literature-Gurmel-Sidhu.pdf>.

[15] 沈晓静. 传统媒体新闻APP市场竞争乏力分析[J].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6): 32-35.

[16] 沈晓静. 论网络语言的特征及其规范[J]. 成都师专学报, 2001(1): 23-27.

[17] 李炎朵. 文学传播视野下的韩寒创作[D]. 绍兴: 绍兴文理学院, 2017.

[18] Social Media & Literature Free to write?[EB/OL]. <https://www.uniselinus.education/social-media-and-literature-free-to-write>.

[19]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19.

[20] 陈文育. 中国新闻话语的变迁[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1.

[21] 高新春. 南京广播事业生存状况及应对策略[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4): 34-38.

[22] 陈响园, 陈好菁, 王晓奕. “弹幕视频”的去传统美学及其现实逻辑[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7(3): 143-147.

[23] 习近平: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EB/OL]. 求是.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415/c64094-31030863.html>.

[24] (法)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25] (美) 哈罗德·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

作者简介:

姓名: 陈锦航, 出生年月: 198705, 性别: 男, 民族: 汉, 籍贯: 兰州, 学历: 博士, 职称: (现目前的职称) 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 社科研究方法。